

福嚴境、佛子心，導師恩、宗教情

釋見法

福嚴佛學院第九屆

一、前言

接到福嚴的來信，懷舊的心情湧上心頭。離別福嚴已有五百八十多個日子了，校友及師長們還記得我這個對福嚴無所貢獻的插班生，這令我在惦念著過去在福嚴的日子時，內心感到分外的感動。人總是這樣，一旦離開才會懂得感恩、珍惜、慚愧。幸得師長與校友們寬宏大量，屢屢地為我寄上福嚴的近訊，偶爾一些同修參訪福嚴歸來，還提起校友及師長們的噓寒問暖，使我猶感昔日的溫情有增無減。這次福嚴為導師祝壽邀稿，儘管文筆不好，也想盡己所能為此因緣表達內心之一二。

與導師的緣，是疏遠的，也是親密的。從外表看去，也許只算是「萍水相逢」，但是往內心裡看，卻感到莫名的熟絡親切。撇開過去世業緣的可能，也許這就是導師遊心法海多年的「親和」與「法力」之展現吧！

二、南北傳現象的釐清

無疑的，在福嚴學習，對個人的成長是裨益極多的。每每聽聞師長們的教學時，都感到醍醐灌頂般清涼無比；加上有機會習讀導師的著作，更令人感到在佛法聞思上增加不少助益。佛陀淵博的教理，隨著時代而演變出不同的面貌，但是，透過導師細心的探究佛史，貫通教理，再井然有序、漸次分說，實為後學鋪下了教理學習的高速公路。導師辦學示教所付出的一切，實在令人感到法恩難忘。

其中，對個己而言，首要的即是對南北傳佛教現象的歧異，找到了一個能說服自己的答案與定位。生長在一個南、北乃至藏傳佛教自由發展的國度，佛教現象五花八門，往往令初學的我感到眼花撩亂，不得其所。然而在福嚴

的修學，通過教史以及教理的認識與釐清，漸漸的，認知到佛教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開展出不同的風貌。但是風貌的不同，不致於改變了佛教的精髓。如此一來，掌握佛教理論的真髓，是學佛者自行努力的功課，包容諒解佛教現象的歧異則是學佛者的肚量，具備了兩者，學習異中求同，取長補短，才能讓自己在佛法中受益。追根究底，佛陀說法示教的目的，也無非是為了斷集滅苦、自利利他、共證菩提。有了這樣的定位，了解到學佛是從自己學起，修道是從身口意做起，只要事事站在釐清知見，回歸正行的原則，學佛就踏實多了。⁶³

三、聞、思、修的抉擇

除此之外，初出家時，內心常有這樣的困擾：應廣學經律論，方力行獨修；還是該「不立文字，專行修心」。幸然，昔日在福嚴修學時，得以從一位師長的修學經歷自述中，得到答案。他說：「以往出家，就想單純的『老實念佛、老實修行』，對於經教不加於重視。但是，經一段時間的用功，卻感到事倍功半，乃至原地踏步。後來，投入經教學習數年，再來用功時，才體會到原來沒有聞思作為基礎，要『老實念佛』，其實是『老實』不來的。」在修行的過程中，執著的習氣，層出不窮，無明與邪見，還讓自己自以為是；面對這些深細的煩惱，若非慧根深厚，豈能及時辨識，及時防治？缺乏了聞思的資糧，等於缺乏了古人前車之鑑的引導，如此修行，不免是誤打誤撞，乃至引狼入室，以我慢愛染為客也不自知。相反的，以經教的聞思為依準，以斷苦斷集為修學動機，以探求佛意為行持情操，智、情、意的均衡發展，即能在自己的修道路上按部就班。

四、獨立作業的信心

「聞思經教的基礎，是培養獨立作業的能力與信心」。這句話，出自^上厚^下觀院長，至今仍耳目猶新。事實確是如此，在福嚴有機會認識到各大派系的重點經論、教理脈絡，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，此外，更有機會接觸到與

63 「佛法的適應現代人心，要引導而使人類發生向上向究竟的正思，從正思而起正行，以達到覺化人海潮的目標。」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84。

各經論相關的參考資料及工具書，這不但讓自己在繁多的經藏中找到與自己相應經論，更為日後學習經藏找到了下手處。這與一般學佛者在面對浩瀚的經教，感到無從下手乃至敬而遠之的來得幸運得多了。在這一點上，不得不感恩導師為後人的建功，以及師長們的默默耕耘與循循善誘。想起當年常被師長們「逼」寫論文、寫報告時，心中總是埋怨不休；卻不知這樣的訓練，實為掌握思考理路的方法，也是洞悉古德們筆墨之下，字裡行間的經驗傳達，從而學習與古德聖賢同一鼻孔出氣。它是聞慧的建立，是思慧的前驅，更是修慧的資糧。還記得院長常引用導師的一句話來勉勵我們：「讀不如講，講不如寫」⁶⁴，回想起來，也真有其道理。對於過去自己的漫然無知，真感到慚愧莫已！

五、個己獨修與僧團共修

在福嚴的日子是幸福的，但是卻有一件事最令我耿耿於懷，那就是對僧格的要求，或是對出家人「嚴持戒律」的理想要求。面對當時院內對僧格的不嚴格要求（或說不符合自己的要求、不符合佛陀圓滿的要求），屢屢向師長反應不悅；回想起來，對歷練的師長而言，這正是初出茅廬的小子之常例，司空見慣，卻又束手無策而憐恤在心。

在僧團共住的環境下，遇到不圓滿的事情是正常的。幼稚的學僧每每會把自己的理想加注於別人身上。一旦見到別人的不圓滿，內心就不滿，其實，這正反映出自己還活在夢想中，認為自己是理想的。如此的心態，導致自己也不能接受自己的短處，反射出去的，就是放大別人的缺點，不能包容他人的缺點了，這般的內心狀態顯得狹隘多了。想透了這一點，心結就打開了。雖然，導師在書中曾說：「佛教僧團，可說是自我教育，大眾教育的道場。僧團與學校不一樣，學校只是老師教學生，僧團是進一步的互相教授教誡。依佛說：上座而不發心教導新學比丘，是沒有慈悲，違犯上座的法規。教授，教誡，慰勉，警策，是佛教集團的真精神。這樣的相互教育。可實現在團體中的自由；而每人的真自由，即佛法所說的解脫。依律說：在僧團中，一切

64 參閱印順導師著，《平凡的一生》〈增訂本〉：「所以我曾說：閱覽不如講解，講解不如寫作」，p.183。

是公開的，真能做到「無事不可對人言」。做錯了，有大眾檢舉，自己也就非懺悔不可。這樣的集團生活，做到「知過必改」，人人向上，和樂共處，養成光風霽月的胸襟，清淨莊嚴的品格。淨化自己，健全佛教，發揚正法，一切都從此中實現出來。」⁶⁵

其實，在強調律制的清淨生活的同時，導師更注重和諧共住的學習氣氛，這與導師在現實人生中，寬以待人的態度，多少能體會到的：「如外面由於時代的需要，內部尊重佛教的精神，復興佛教的集團生活，相信不但能健全佛教，佛教也必迅速的發皇起來。因為，大眾和樂，僧品清淨，在有組織的集團中，不會因內部的矛盾衝突而對消自己的力量。在和諧一致的情形下，信心與熱忱增強，大家能分工合作，充分發展為教的力量。過去，由於隱遁的，個人的思想泛濫，佛教的集團精神受到了漠視，這才使佛教散漫得沙礫一樣。現在社會已進入集團組織的時代，為了發揚人間佛教，要趕快將集團的精神恢復起來！」⁶⁶

當初導師創辦福嚴時，雖深體佛意，並知道佛陀對戒律的不苟且，但還是視大局為重，寬容不同程度的學僧，讓他們各自都有足夠的時空改進；而不是一味的要求理想的實現，忘卻了當下每個人的背景、根基及學佛因緣的不同。導師雖提倡僧團應「導之於法，齊之於律」，但是，在現實生活中，他的身教就是那麼的平實與寬容。只要求大家能和諧共住在一起，研習法與律，通過集體的力量，彼此改進，最終，和樂清淨，必有所成。

因此，從導師的言教與實際身教中，給晚輩的啟示良多：隨份隨力，自我改進，實現「自利」；從糾正知見下手，進而建立佛法的正見為「利他」的手段。只要正見建立了，行為就會隨著改善，這又得由自己先做起，而不是不滿現狀，一味的要求現實人心習氣的大革命。前者掌握了輕重緩急，是平實穩當的；後者急公好義，卻顯得輕率急切了。

在「嚴於律己、寬於待人」的原則下，僧團力量的大用，就在於僧眾有個良好助緣，隨份隨力的學習，彼此成為菩提道上的同路人。在這過程中，

65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佛在人間》p.120~121。

66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佛在人間》p.121。

修善止惡是個己的功課，和諧安樂是大眾共處的條件，兩者相輔相成，實不可偏廢。在法脈文化鼎盛的中國佛教環境裡，福嚴能一開始就以學團的狀態出現，可真反映出導師對「法」的貫徹與信心，以及力行「律」的善巧與勇氣。

六、獨立作業，善用因緣，改進提昇

離開了福嚴的我，回到馬來西亞的學習生活是一種考驗，也是一種磨練。幸得在福嚴有兩年時間浸泡在法樂中，讓我在應對實事實境的時候，還有一絲利用佛法來反思自己行為的力量，也讓自己在修行路上有問題時，懂得從藏經中探求答案。雖然，這學習的過程仍覺笨手笨腳，並且屢次重犯，苦不堪言。但是，對自己的學習能力，信心猶存，這也許就是院長說的「獨立作業」之蛛絲馬跡吧。

記得佛陀曾囑咐阿難：「自依、法依、莫異依」，言下之意雖然指的是佛弟子們應以四念處安住身心，其實，講白一點，它就是「獨立作業」的深義。獨立作業的人，不再要求外在的人、事、物提供助緣，但卻能隨其因緣，積善棄惡，積極的善用因緣。獨立作業的人，不再要求別人的肯定，只要求對自己、對三寶的信心堅定。獨立作業的人，不再活在自己圓滿的夢境，反而能對自己身、口、意行為背後的動機坦誠、接受以作為借鏡。獨立作業的人，不再為他人的不圓滿而煩惱，因為他懂得接受自己的不圓滿，也懂得接受這世間本是不圓滿的。

一旦學會了獨立作業，即懂得所謂的「觀德不觀失」，由此，學習活在現實中，如實正觀：沒有一個道場是「我的」，沒有一個師父是「我的」；以三寶（四念處）為依歸，而不是以道場、師父為歸依。屆時，眾人皆為我師，四海皆可為道場。

七、結語

想起福嚴，想起導師，有了導師，才有福嚴；福嚴境、佛子心，導師恩、宗教情，對福嚴這段僧涯驛站，莫齒難忘；與導師之「萍水相逢」，難以筆墨形容。